

一位“低情商”高官

这位高官叫张岳，生于五百多年前的明弘治年间。

张岳曾经当过廉州知府。他任廉州知府并不是升官，而是得罪了首辅张璁，被贬到廉州。

张璁当时是朝廷重臣，因为“站对了队”，帮助嘉靖皇帝在“大礼议案”中斗败了老宰相杨廷和，圣眷正隆，深得嘉靖皇帝青睐。

张岳得罪张璁是由于“多嘴”。

前任正德皇帝没有儿子，嘉靖皇帝与正德皇帝是同祖父的堂兄弟，嘉靖皇帝当皇帝是“另起一行”（宗族更替），他将自己亲爹的牌位放入太庙，追认他为“先皇”。张璁提出把今上他爹这一宗所出都列名太庙。

没有人不想讨好皇帝，又是重臣主张，大家自然一致赞成。

张岳当时是负责祭礼的官员，觉得这样不妥，跑去找“文教部部长”（礼部尚书）李时，出了个主意：摆个皇帝老爹的牌位就行了，其他人不必都放进去。

书上说李时听了这主意“大喜”，他转头报告给张璁，张璁却不以为然。

但偏偏这一回嘉靖皇帝没听张璁的，而是采纳了张岳的意见。

张璁很不爽。他其实也算个能官，毛病是心胸有些狭隘，自己讨皇帝欢心，却被张岳乱出主意搅黄了，心想，你小子竟敢比领导高明。

他找了个理由将张岳逐出京师。张岳先是到广西当了“教育厅厅长助理”（提学金事），几经转折，才到了廉州当知府。

当时正是合浦珠禁最严苛的时期。之前嘉靖皇帝两次下诏合浦珠池采珠，都所获无几，于是降旨封禁珠池，不许做任何珍珠交易。

法出如山，但如果一项法令太过苛刻，推行起来就会打折扣。

一方面，这项苛法使得很多珠民的生计没了着落，他们只好冒险到珠池盗采珍珠，这样一来就给了官吏寻租的机会。

当时廉州乌烟瘴气，史书称“百治倾颓，公私玩愒物产”。官吏垂涎珍珠，可以说是“无吏不弊”，各种中饱私囊的情形不需要太多想象力，反正“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”。

另一方面，民众冒着危险盗采珍珠，不是死于风浪，就是死于牢狱（海民盗珠，没风波，殒刑狱），整个社会真不是一个“乱”字了得。

张岳思量再三，祭出了“三板斧”：

第一招，刀刀朝内。从吏治开刀，严禁官吏到民间索珠。

第二招，严禁盗珠（乃设为厉禁，使民不敢犯）。同时追珠入库，私人珠池采得的珍珠以官价收购，下不为例，对以盗珠为业的人严惩不贷。

第三招，招盗抚匪。派人广贴招募告示，将这些作奸犯科的人收容起来，发放器械粮食，集中训练后巡边防倭，维护治安。

张岳的公堂屏风上挂着两幅条幅，一幅是“劝公莫用半点私”，另一幅是“劝公莫用半点术”，以此自警。

他还特别跟家人“约法三章”，不得过问、参与和珍珠有关的任何事情。

这三招一下，药到病除，廉州的治安状况很快好了起来。

但光是禁止并非良治，张岳主张“必先去所以痛民者，而讲求利术以休养之”，一句话，要发展群众利益，就要为珠民的生计找到根本出路。

张岳是个农业专家，清人笔记中有个故事：张岳后来当了两广总督后回家，还亲自下地犁田。一到廉州他就走“群众路线”，访贫问苦（下车初，辄求民瘼），废弃各种“乱收费”的规定，规范税赋（凡苛条积蠹，汰而去之；其赋役里甲，莫不调停规正）。

张岳了解到珠民之所以冒死到珠池盗珠，是因为水利不修，每遇旱灾、水灾，百姓到处逃荒（一早、雨，则十室九空）。

张岳于是“广为陂池，教民稼穡”，修筑堤坝，开挖池塘，教导珠民开荒种地。他在廉州四年，共修建八项水利工程，不少旱地变成水田，灌溉的农田不下数千亩。（田畴之种，开于公者十常八九。）

身藏长技的知府大人还亲自教大家用吊桶汲水和车戽浇田。当时合浦在册人口两万多，珠民有田可耕，有粮可收，逐渐安居乐业。（民得就业者不啻万计。）



他还大力兴办圩市促进商贸，减轻市集的官租，使得廉州商贾云集，货物流通，还在驿路的

险要处设立营垒，派兵士保护行旅畅通。

他按照自己一向“兴文教，正礼俗”的理念，重点抓“精神文明”建设，任内建了至今尚存遗迹的合浦学宫，还深入距郡城两百里外的山口镇梁村，考察了闯入贼窝、以身赎母的孝子郑哄的事迹，主持建起了一座孝子祠。

在廉州任知府的张岳还干了一件本职工作以外的大事。

当时安南作为藩属国，很久没有进贡，原因是军阀莫登庸拥兵自重，诛杀黎氏皇帝成立了莫朝。朝廷内一致要求发兵讨伐。

张岳深知战端一开，受苦的就是百姓（大惧殃民）。

他身在廉州，心怀天下，先后给总督张经、“国防部部长”（兵部尚书）毛伯温写信，“独言用兵之害”，力陈莫轻启战端，应以劝抚为主。他还亲自前往安南劝说莫登庸入贡请封。

莫登庸签下和议后掷笔长叹：“天朝只有一个张廉州不想灭我莫族。”直到张岳调离时，莫登庸还惴惴不安探听他要调到哪里，感激他使安南免于兵燹的恩德。（往张廉州安在？是欲以恩信抚我，何可忘于是。）

张岳在廉州干了三年，离任时夫人抱怨在“珍珠之乡”几年没见过珍珠的样子。张岳这才专门从府库借出珍珠，给夫人看过后马上交还。

廉能生威。正是在张岳的影响下，廉州府一时弊绝风清，既没有人敢偷珠，更没有官吏敢索珠。

张岳调离廉州时，写了一份“述职报告”，称自己在廉州为官三年，没有拿过一颗珠子，以先贤倡行耕读为家为榜样，问心无愧（召莅廉三载，不持一珠，仿汉吏教民耕读，庶几无愧）。

张岳有句名言：“必使吏常劳而民常逸。”在他的治理下，颇有些“官不聊生”的况味。后来任两广总督兼巡抚时，他也给“州县吏”立规：“非召不得至辕门；至，不得手一持入内。”

在一些人眼里，张岳实在是一个“憨官”，情商欠缺，一喜欢揽事，二不讨好上司，三不吸取教训。

他考中进士刚升职不久，曾因为劝阻明武宗南巡，被打了三十六板子，并被罚在午门外跪晒了五日，差点没“挂掉”。

旧时官场有“无根吏”的说法，意思是当官要找后台，张岳却从不去讨好上司。平定大藤峡民乱，张岳立了大功，首辅张璁说“张净峰（张岳字）在广，不能一根香予我”，本来应该升职的，却只给他加了一级工资。

张岳甚至被张璁踢出京师，贬为“广西教育厅厅长助理”（提学僉事），后来张璁开恩，调他到江西任“教育厅厅长”（提学），他不说半个“谢”字。气得张璁最后将他贬到了廉州。

他还得罪过另外两个首辅，夏言和严嵩，是名副其实的“不识‘相’”。

他任江西巡抚时，首辅夏言要修自己的生冢（活人墓），有人提出每县送一千两银子。

张岳说：“我顶多给一百两棺材钱。”

严嵩要在老家修一座对皇帝感恩戴德的“延恩阁”，嘉靖皇帝已经批了，要江西各府各出一万两银子，张岳只同意拨付一千两，后来追加了五百两。

张岳给了钱，却不识时务地写了一封信“提醒”严嵩，灾荒当头，不要大兴土木加重乡民负

担。

严嵩假惺惺地把五百两银子退还，张岳照单收下。

手下被张岳的“不开窍”吓坏了，张岳却表示无所谓，声称“严嵩要为此搞死我，不过一张马皮裹尸罢了”。

明朝严嵩父子炙手可热，史书记载“是时货赂公行，相门如市，岳独空书以往”，但张岳终生毛都没送一根（不与一缕）。

时人评价，严氏擅政二十年，作为督抚，只有张岳一个人没送过钱，守住了清名令誉。

张岳六十一岁在沅州知府的任上去世，“在沅五年，从不取沅人一物”。

死时州官来办理后事，看到他的衣服、床和席子都是破的，非常惊讶：“怎么会是这个样子（公简俭一至此耶）！”

明朝是著名的“低薪制”，官员薪水很少，当官就是一个“饭碗”。那时有“避籍”制度，都是异地做官，因此流传下来“千里做官为吃穿”的俗谚。

多数官员的收入靠“旁门左道”，尽管自朱元璋起严厉肃贪，每个县衙门内都立有用稻草塞进贪官人皮做的“人偶”，但贪墨之风屡禁不止。

张岳可是大官，除了知府，他还当过两广和湘、川、贵总督和兵部侍郎、右都御史，是足赤纯金的“高级领导干部”，一点“体己”的想法都没有，更加不易。

张岳称自己不标新立异，不玩弄权术，不搞私人关系，以身作则，笃行仁爱（不立异，不假术，不植私，正己馭吏，笃道爱民）。这种信念从哪里来？

第一无疑是家教。张岳是“官四代”，他的曾祖父当过“副县长”（县丞），祖父和父亲当过“县长”（知县），母亲虽然不识字，去世时却留下“必读书，守礼法，为善人”的训诫。

第二应该就是读书。《明史》说张岳“博览，工文章，经术湛深”，他甚至不把当时的心学泰斗王阳明放在眼里，专程跑到浙江王阳明的住处去“踢馆”。两人激辩了三天，谁也没把对方说服。王阳明称赞张岳：“子亦一时豪杰，可畏也！”

恐怕也只有这种“傻劲”，才让张岳成为这种青史留名的“憨官”